

近年来,没有哪一个词,能够像“留守儿童”那样,反复刺痛公众柔软的内心。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留守儿童的问题长期存在。12岁的广安女孩小琳为了见妈妈,竟然烧毁邻居家的房屋,只因她觉得“事情搞大了,妈妈就回来了”。这样的极端案例,足以给留守儿童的家长敲响警钟。

留守儿童烧邻居家房屋只为见妈妈



纵火

放学回家烧掉邻居的房子

八耳镇位于广安市邻水县东部偏南方向,距离县城40多公里。如果要到小琳所在的村子,还要走五六公里。这里是一个典型的留守村落,户籍上有200多位村民,但常年留守村内的只有三四十人,绝大部分是老人。此外,还有10多名留守儿童,小琳是其中一个。

3月6日,星期四。在镇上上小学的小琳放学回家后,到厨房拿了灶台上的打火机,径直走进邻居家一间堆放柴火的房屋,随后离开。

40多分钟后,附近的村民发现房屋起火了。

“起火时间大概在傍晚7点左右,火势很大。”村小组长甘国良告诉记者。村民闻讯赶来灭火,但没有效果,直到消防车赶来,大火在晚上11点左右才被扑灭。

据统计,火灾共造成3户村民6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损失5万多元。事后,一位曾目睹小琳经过起火房间的村民报警。在八耳镇派出所里,小琳承认自己纵火一事。小琳哭着对办案民警说:“我只是想妈妈回家,不是有意要烧他们房子的。以为只要烧了他们的房屋,就一定会赔偿损失,这个时候妈妈一定就会回来。”

20日,说起纵火,小琳告诉记者:“当时以为事情闹大了,妈妈就会回来

了。”

民警对小琳进行耐心教育和心理疏导后,将其交由爷爷奶奶、学校严加管教。

10年

她只见过妈妈一次

小琳的奶奶陈秀兰(化名)称,儿子阿波(化名)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认识了比他小三岁的湖南女孩阿琼。2002年8月25日(阴历),孙女小琳出生。小琳9个月大时,阿琼再次外出打工,小琳两岁时回过一次家。之后,阿琼和阿波婚姻走到尽头。直到2013年暑假,阿琼才回来看过一次小琳,阿波也是两三年才回家一次。对于小琳来说,最怕过年,那时候村里其他孩子的爸妈都回来了,但她的妈妈一直没回来。

陈秀兰说,儿子后来又和一个广东女孩结婚,但这个“后妈”对小琳的态度不是很好。“妈妈只是去年暑假回来了一次,但只待了3天就走了。”在一旁默默流泪的小琳说,妈妈很漂亮,也很开朗。

意外的是,去年暑假,当日思夜想的妈妈终于回来后,小琳却坚持和外婆睡。近10年没见面,她们之间有了一层抹不去的陌生感。

现在,小琳将阿琼去年回家留给她的一张照片小心贴在床头,每天都要看几次。照片中,小琳长得很像她妈妈。“来了又不亲近,等她妈走了后,她又哭,说很想妈妈。”陈秀兰边为孙女擦泪边说。

心酸

“每次说回来,一直没回来!”

每年8月25日(阴历),小琳生日那天,陈秀兰都会给孙女煮个鸡蛋,偶

尔会给她买一个小蛋糕。但小琳很期待生日那天能接到妈妈的电话,或是妈妈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但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对此,阿琼在电话中向记者解释说,自己并未忘记女儿的生日,“只是每次打电话都阴差阳错,不是打过去电话没人接,就是打不通”。“每次打电话问她啥时候回来,她都说要回来,但一直没回来。”小琳说。

不少村民称,春节前,村里发生过一次火灾,春节后,村里又发生过5次火灾,这次损失是最大的,每次都是天快黑的时候起火。村民们开始对这个“从小就很聪明的孩子”感到畏惧,认为此前的几起火灾都是小琳所为。

“最后一次是我,但之前的几次真的不是我。”说话时,小琳一直低着头。

村小组长甘国良说,村里烧掉的房屋损失已上报给政府,“他们家里条件也不好,找他们赔不现实。”记者试图联系小琳的父亲阿波,但未能成功。陈秀兰说:“儿子已经知道小琳放火的事情,但目前不得回来,没得钱。”

妈妈回应

暂时回不到,她生日再回来

记者电话联系上远在湖南的阿琼,今年27岁的她已有了新的家庭,暂时还没有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当父母的错,我们欠她的太多了。”阿琼说,目前在一边上班一边治病,所以不能及时回来看女儿,也很少给女儿打电话,但今年会回来陪她过生日。

说到自己和阿波的这段婚姻,阿琼用“错误”来形容,“父母当时本来就不同意,只怪那时候自己太小不懂事,才酿成今天的状况”。

(据《成都商报》)

对话小琳:谁懂留守儿童的孤单

对话小琳

记者:听周围人说你学习成绩很好,是个很聪明的女孩,为什么要去放火呢?

小琳:成绩在班上排前十几名,3月6日下午放学回家后,就到厨房拿打火机去放火,以为只要烧了他们的房屋,就一定会赔偿损失,这个时候妈妈一定就会回来。

记者:妈妈晓得这个事情不?她会回来不?

小琳:她已经晓得,还没有说要回来。(低着头哭)

记者:在你印象中,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琳:她是个好人,长得很漂亮,开朗,就是不回来看我。

记者:妈妈上次回来,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睡呢?

小琳:陌生(又低着头哭,陷入沉默)。

记者:现在后悔么?

小琳:……(一直低着头哭)

对话妈妈

记者:听说你女儿纵火烧掉邻居的房屋?

阿琼:派出所那边打电话来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我们两个大人的错,这些年,确实亏欠她太多,让

她失去太多的关爱。

记者:你上一次联系小琳是什么时候?

阿琼:过完大年没几天,但那个时候根本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之后,我给她打电话,发现家里电话都打不通。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和她联系得太少了,所以她才干了这么糊涂的事情,都是我们大人的错。

记者:打算什么时候回家看女儿?

阿琼:我现在身体不好,还在看病,我已经跟他们打电话沟通好了,准备在她过生日的时候回去。以后等我这边情况好了,就带她出来耍,她想去哪儿,就带她去哪儿耍。(据光明网)

留守儿童烧屋,拉响关爱的火警

近年来,没有哪一个词,能够像“留守儿童”那样,反复刺痛公众柔软的心。留守儿童身上发生的安全一类的惨剧、以及给社会带来危害一类的悲剧,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关爱留守儿童,实在是一个等不起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然而,受地域、户口及自身经济条件等限制,许多农民工子女不得不留在家里生活和学习,形成了农民工父母和子女两地分居的局面。

留守儿童日益增多,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尤其是亲子教育缺位比较严重。家庭在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的外出务工使得儿童成长中的亲子教育出现缺位和中断,这就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父母缺位”现象。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课题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间“亲情陌生化”的现象比较明显,留守儿童普遍感觉孤独无助,心理压力增加,37%的留守儿童经常不想跟任何人说话,30%的留守儿童经常感到孤独。于是不少留守儿童选择一些极端的行为去发泄心中的孤独与不满,广安女孩小琳,并非天生的坏女孩,她烧毁邻居家的房屋,只是源于一个简单而幼稚的想法—“想妈妈回家”。如此要求过分吗?

要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建立寄宿制学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儿童集中的地方有计划地筹建寄宿制幼儿园和寄宿制中小学,把学校建设成留守儿童的大家庭和成长成才的摇篮。再比如建立“代管家长制”。有些学校以班主任为留守儿童的代管责任人,教师与儿童结对,义务代管,在学习上多了一些帮助辅导,在情感上多了一些交流慰藉。当然,最理想的措施还是赋予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入学权。政府应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使流入城市的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平等的权利和社会权益,给予流动农民市民待遇,能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近入学。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天空不应有阴霾,而这些离不开家庭、学校、政府及社会关心和支持。(据红网)